



西北軍旅作家文選

XIBEI JUNLUI ZUOJIA WENXUAN

从夏到冬

冯捷 / 著

主編 / 謝國西

執行主編 / 申曉君

甘肅文化出版社

GAANSU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中北平煤礦公司
經理部



西北军旅作家文选

主编/谢国西 执行主编/申晓君

从夏到冬

冯 捷 著

甘 肃 文 化 出 版 社

1999. 9. 兰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甘肃军旅作家文选/谢国西,申晓君主编。—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9

ISBN 7—80608—499—1

I. 西… II. ①谢…②申…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1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6906 号

责任编辑:车满宝

装帧设计:秋 子

责任校对:张维荣

版式设计:秋 子

西北军旅作家文选

主编/谢国西 执行主编/申晓君

从 夏 到 冬

冯捷 著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排 版:甘肃天人出版印务公司
社 址:兰州市东岗西路 316 号	印 制:兰州奥林印刷厂
邮 政 编 码:730000	邮 政 编 码:730000
电 话:(0931)8811015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版 次: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字 数:159 千	印 次:1999 年 9 月第 1 次
印 张:5.75	印 数:3 000
书 号:ISBN 7—80608—499—1/I·42	

定价:15.00 元

目 录

短篇小说

- | | |
|----|--------|
| 1 | 吃香蕉的季节 |
| 14 | 窖 |
| 24 | 慰安 |

中篇小说

- | | |
|-----|-----------------|
| 33 | 没有风景的石榴园 |
| 72 | 从夏到冬 |
| 119 | 黄山坳·红风景(节选·第一章) |

散文

- | | |
|-----|------|
| 159 | 山那边 |
| 164 | 少云 |
| 173 | 入乡随俗 |

吃香蕉的季节

—

三面青山抱着一个院子。院子不大，住有三四百人。看见那座六层的白色“工”字型大楼额头上那个红色的“十”字，便知道这是所军队医院或者疗养院了。

卫卫是大院里唯一的一个清洁工，一个不穿军装的拿日工资的人。自从那个佝偻着背、头发花白的老头儿的咳嗽声永远从大院里消失后，卫卫的影子就出现在这个院子里了。听说老头儿是卫卫的父亲。具体是不是他的父亲，谁也没去问过。

每一日，东方冷白，月亮还没有完全瘦下去的时候，卫卫的扫帚声就在院子那“井”字型的大路上响起来了。不知从何时起，大院的人们都把这扫帚声当作这一天生活的开始。或者可以这么说，卫卫的扫把就像乐队指挥家手中的指挥棒，扫帚一挥，静谧的大院里便响起了一天的锅碗瓢盆交响乐。卫卫就在飘满了煤气味、奶味、烟味和尿臊味的空气中，伴着婴儿早醒时的哭啼，用那把肥了又瘦、瘦了又肥的扫帚，把头一天的落叶、枯草、果皮、纸屑赶进那辆手推的铁皮翻斗车里。

卫卫的工作还远远不止这些。

“卫卫，二子又拉了，快帮我撮一撮。”

“卫卫，先别忙走，这儿还有一堆葱皮哩。”

“卫卫，下水道堵了，碗都没法洗，替我掏一掏。”

……

还有这些义务劳动等着他干呢。这样，卫卫的早饭常是就着三竿高的日头下肚的。

若评选模范老实人，卫卫肯定得全票。只是从来未见过这文件下达，也都私下里说说而已。

院子里树儿多，各式各样的都有，只是不见花儿。曾经栽过多次，大部分总是枯死，或者萎缩。也就有一两种野花，春天里见上几日，又都死去。一位军队老诗人来此疗养，早起晚睡地观察了半个多月，忽然惊喜地叫道：“这儿女儿太多。”

每年七月，总有军区卫校一群叽叽喳喳、风姿绰约、把军装膨胀得丰满滋润，像一排排舞技姣巧的杨柳树似的姑娘从那一辆大交通车上卸下，把院胀满了。

女儿们果真多。再吃两年这里的泉水，个个都桃花水色的模样。大院里，总见她们三五成群，一溜儿排开，蟹一样横着往前走。常是一句没盐没醋的话儿，也会惹得她们笑上半年哩。最有趣的是，三面山环抱着一股泉，泉中水叫桃花水。桃花水一年四季是温的，就又叫温泉。温泉水是甜的，生喝比熟饮味儿长。“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这里曾出过玉环贵妃，花儿自然就不敢开了。女儿们头发乌黑，肤色白皙，鼻子眼儿水灵，看了她们自然觉着心脾爽滑。久而久之，我们茶余饭后便叽叽喳喳，评头论足，选出什么“五朵金花”、“七朵玫瑰”、“三个山楂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一两年。虽说这是一般规律，但也有个例外，譬如疗一科的小梁，来院四五年，每次花魁榜一出，定是名列前茅。究其原因，答曰：小梁有性格，干什么成什么，干着什么，还想着什么，心比天还高哩。她的故事最多，就再正常不过了。

一日，小梁上街买鸡蛋，没有带包。她不愧不忙从头上取下军帽当篮儿，稳稳当当抱回了一堆儿。

这是说她机灵。

二日，小梁正在调休，听说她们科一位疗养员突然犯病窒息，

需要吸氧。疗养员在四楼，氧气瓶在一楼，别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小梁就从一楼扛起近百斤的庞然大物往上跑，累得吐血了。

这是说她能干。

三日是个晚上，几个姑娘馋了。小梁自告奋勇，爬烟囱进去，到大食堂偷猪蹄。出来的时候，黄军裤作口袋用了，两只裤管装了八只熟猪蹄。整个一只猫头老鼠身，只有两条赤裸的腿和牙齿还有点白，那形象叫人忍俊不禁。

这是说她调皮捣蛋。

小梁会摄影，喜游泳，爱跳舞，好打球，常吃大葱青蒜，爱喝咖啡伴牛奶。除了护士工作外，她还做过打字员、炊事员、饲养员、放映员、广播员、校外辅导员……反正，军营里没有小梁不会干的事情。小梁自然也有很多毛病，爱睡懒觉，爱捉弄人，不爱倒垃圾。爱睡懒觉有领导敲打；爱捉弄人是天性，谁也无法改变她；唯独不爱倒垃圾，久了就成了缺点。要命的是她又特爱干净，只是离垃圾坑太远，不想为了垃圾走那冤枉路，没趣味。终于有一日，小梁起得早点，看见了正推着翻斗车收拾垃圾的卫卫，她便喊了：“卫卫，我这儿还有一堆‘宝贝’呢，你把它也收了吧。”卫卫就悄没声儿地上了楼，端下来一簸箕的啤酒瓶、胭脂盒、空信袋、巧克力纸。后来，每一日那个时辰，卫卫就出现在小梁姑娘的房门口，等着小梁开门好取垃圾，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哩。久了，倒治好了小梁的“懒觉病”。

转眼秋高气爽，到了吃香蕉的时节，这也是那些手里有香蕉的男性干事、参谋们趾高气扬又善于表现的季节。姑娘们拌辣子调醋的蜜糖水灌过后，胖胖的王助理抡头先叫通讯员把一堆个大皮光色鲜味美的香蕉送来了。她们便志得意满地围坐在鱼池边的青石椅上，就着嫩黄姣红的日头慢条斯理地消受起来。于是，一个个圆润而棱角分明的香蕉被一张张樱桃嘴儿乖巧、热烈地亲吻着。一把一把的香蕉皮也被她们扔在马路上，伸胳膊蹬腿地舞蹈着。卫卫扛着扫把来了。她们扔一片，卫卫扫一片；她们扔一瓣，卫卫拣一瓣；她们扔一堆，卫卫拿簸箕撮一堆，倒进翻斗车里，远远地跟着她们走。

“这样老实的男人不多了。”

“老实人没钱，有钱人不老实。”

“有钱人不可靠，没钱人不可爱。”

香蕉还没把嘴粘住，不三不四地说着。

也许觉着乏味了，或许是想看看老实人发火的样子，她们又转回扫干净的地方吃。卫卫仍然一声不响地扫着，一瓣香蕉皮从小梁手里飞出，翻了几个跟头落在卫卫的脚背上。

“哟，卫卫穿上新皮鞋了。”

“还是牛皮的呢！”

“嗨，是不是刚相亲回来？”

卫卫的脸早成了猪肝。

“别欺负人家。”小梁装出打抱不平的样子。

“嘿，到底帮你倒垃圾，护得跟刚结婚一样。”

“是又怎么样？我还真准备嫁个老实人哩。”小梁的表情很古怪。

“这话当真？”

“那还能假！”

“他可买不起白金戒指送给你。”

“哎，给我买双皮鞋就行了。”小梁俏皮地用眼睛瞟了瞟卫卫。

众女子就围住卫卫，齐声道：“还不快答应了。”

卫卫抬头看了小梁一眼，两只手把扫把握得咯叭咯叭响着。

众女子又对小梁说：“你不许反悔！”

小梁就说：“我不反悔。”

众女子又扯住卫卫：“还不快去买。”

小梁神秘地朝卫卫一笑，说：“等天凉了再买吧。”说完和众女子一起笑着走了。

卫卫拉起翻斗车，翻斗车上有香蕉皮。一路上这香气都充盈着他，鼓荡着他，引诱着他，统占着他。一路上他都想笑，一路上他就憋笑着，笑得很不自在，也很紧张。他想：“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实在搞不清楚。

整个秋天，卫卫感到很温柔又很不安，他甚至十分妒忌那住在法国梧桐树枝间的鸟夫妻。它们停在叶下欢唱，是它们给梧桐带来

了绿的欢乐呢，还是绿的欢乐使它们产生了歌声？想来想去想不明白。终于，他还是下决心买了皮鞋。单独送去又怕小梁拒绝，等了半个月，终于看见小梁和一群女子横着一排迎着他走来了。卫卫两条腿动不了了，抱皮鞋的手出了一层汗，他觉得四周的树叶都变成了眼睛看着他，他觉得这时变成一只苍蝇钻进垃圾堆里该有多好。

“卫卫，球场扫干净了吗？我们今天和首长队比赛，别把我们绊倒啊。”

“卫卫给我们加油去吧。”

卫卫头上沁出了汗，像鱼池里的水一样蒸腾出了白汽。

小梁也吃了一惊，怔住了。

卫卫怯怯地偷看着小梁，把鞋抱得更紧了。卫卫害怕小梁要抽他耳光，或者会把鞋扔到鱼池里。

“穿呀，接过来穿上呀。”众人把目标对准了小梁。

“穿就穿。”小梁从卫卫手里拿过乌亮亮的皮鞋，穿在脚上。

“噢……”姑娘们高叫着，把肩上的运动衣向天空抛着，然后，一伙人架着小梁向球场飞去。

卫卫像偷了人家东西一样慌乱、紧张，不自在地四下看看，慌慌张张地跑了。

球场边上，小梁似乎很不经意地脱去皮鞋，随手扔到球场一边的草坪上。皮鞋在空中甚至像香蕉皮一样来了个前滚翻，歪斜地躺在草坪上时一只离一只足有一尺远。这一切都被躲在黑影里的卫卫看见了。

这场球谁赢谁输，谁犯规谁打人，谁走步谁上篮，卫卫已经不记得了。甚至小梁投进去几个球，人们鼓过几次掌他也不知道了。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两只皮鞋。

球赛结束了，姑娘们又围在了一起，抢毛巾擦汗，找杯子喝水，然后，边说边拿衣服往回走。小梁走过来了，小梁一定来换皮鞋了。卫卫赶快躲在一棵石榴树后边，石榴树很粗，石榴树挡住了他的身子。小梁走近了，小梁头上的汗一层一层往下流，小梁的脸通红通红，小梁的嘴里喘着气，冒着烟，小梁走路腿有点跛。她太累了！卫卫看到小梁走近皮鞋了。皮鞋很黑很亮，卫卫很紧张。小梁走到皮

鞋跟前停住了。卫卫的心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小梁，接球，拿回去。”一个叫乔亚的女子，把篮球扔到小梁手里，小梁抱着球从皮鞋边走过去，小梁把篮球抱走了。

球场上的人走完了，只剩下卫卫和皮鞋。卫卫捡起那双皮鞋，忽然间就有了要流泪的感觉。“本来她是要换鞋的，拿了篮球，就忘了拿皮鞋。小梁只有两只手。”

“过几天再送给她。”卫卫说服了自己。

二

扫帚声像钟声一样准时在大院里响起。在那个约定的时间里，卫卫照例看一眼三楼的窗户，只是没勇气再上去端垃圾。三天了，也没有看见小梁的影子。卫卫照例扫马路，倒垃圾，也掏下水道，可卫卫的神情比以前慌乱了，眼睛里常常挂着几缕不安的、怜惜的、甚至害怕的惊恐的红丝丝。卫卫走路头低得更厉害，背有些佝偻了，甚至时而发出一连串的咳嗽声。卫卫把皮鞋放在放碗筷的柜子下的玻璃档后边。卫卫常常看着皮鞋发呆。卫卫觉得一定是皮鞋伤害了小梁，卫卫就狠狠地擦皮鞋。卫卫擦皮鞋就像抽自己的耳光，很难过，但很解恨。等皮鞋在他手里像烙铁一样滚烫时，卫卫才肯住手。

卫卫想问乔亚小梁的情况。卫卫实在猜不透小梁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卫卫实在不能不去猜测小梁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卫卫又实在没有勇气去证实小梁怎么会不见了。卫卫看起来很失神，卫卫的眼睛有些空洞。

“卫卫，二子又拉了。”那少妇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把一堆卫生纸样的东西扔到小翻斗车上，“这小家伙尿尿多，小梁临走还给拉了一泡。”

“小梁走了？”卫卫惊异地问。

“哎！这女子也天生不安分，又带几分侠气。生在大北京，却跑到这山沟沟当兵。当就当几年回罢，听说南边燃了战火，别人一吓都吓得先退三步，她倒好，连哭带闹地泡蘑菇。这不，走了。这小女

子还真让人心疼呢，赶嫁人了也是个好女人，骨子里爽直。”少妇很怀念小梁。卫卫慢慢地站在那。卫卫望着少妇消失进楼道里的身影，眼前出现了小梁的影子。小梁的形象像宝塔一样在他心目中愈来愈高大。

卫卫到了当婚的年龄，来提亲的人也不算少。卫卫起先不愿任何人打搅他，不愿任何人干涉他，不愿任何人过问这事。可卫卫也从不反对，只是任其自然。这事好像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任人们去张罗吧。第一个对象是氮肥厂的一名工人。通过接触，姑娘嫌卫卫老实，说跟这人在一起，三棒子打不出一个屁。第二个时间长点，是县剧院看大门的临时工。姑娘的热情就像她身上的脂肪、脂粉，量和度都颇高，只是嫌卫卫工资太低，一个月的钱还不够她在剧院门口嗑几包五香瓜子。第三个倒能说会道，地位跟卫卫半斤八两，差不离，蛮般配的。只是女方钱多气粗，是街上卖粉皮的老板娘。卫卫那点收入在她眼里比鸿毛还轻。咱就图个他老实可靠，谁知他呆板得一辈子只会擦一双皮鞋。介绍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吹一个。介绍得多了，来得频繁了，卫卫就不耐烦了。卫卫干脆说他有病，不适宜谈恋爱结婚。后来，人们就传说卫卫的病其实不能叫病，是先天缺陷。也只好一辈子打光棍了。

“卫卫，你这一辈子也只能望梅止渴了。”

“卫卫，小梁来信了吗？”

“卫卫，把皮鞋拿来给我穿吧。”

.....

玩笑声时有时无，时高时低，由咸变淡，卫卫也就一天比一天更不爱言语了。他想起人们说酒是个好东西。

“卫卫想吃点什么？发工资了？稀客稀客。”馄饨馆老板热情地招呼着卫卫。

卫卫不自在地笑笑，找了个凳子坐在一个角落的桌子前。

“是小梁来信了吧？”馆子里坐着一伙大院里的熟人，男男女女的，也是这儿的常客。当兵的工资高，在这小地方又花不出去，因而，食堂里伙食稍不如意，馄饨馆便立马生意兴隆。

卫卫抬头看了看他们，企图从脸上挤出来一丝笑，但终于没有

挤出来。卫卫两只手多余地搓擦着，低着头。

“卫卫心虚了。卫卫，小梁信上写啥了？”

“卫卫，秋天来了，还不把皮鞋给人家捎去呀？”人们的玩笑声变成了起哄声。卫卫的脸由红变紫，嘴唇哆嗦着，脸上挤出来的笑更苦了。

“小梁姑娘真叫人敬佩。念于这点，她去年吃的两碗馄饨的钱，我就不提了。免了，拥军送前线了。”生意人难免斤斤计较。

卫卫不由得站起来，掏出二十元钱甩过去，大喊一声：“还给你，不要再说了！”

“怎么？好像人家小梁姑娘真嫁你了。”老板这一句弄得满屋都是火药味儿。

“小梁是我们大家的小梁，我送她两碗馄饨算什么？你在这儿装什么老大？轮得着吗？榆木疙瘩！”

卫卫的心像被鞭子抽打着，蜷曲着、哀叫着；又像鼓满风的帆，膨胀着、摇曳着。卫卫踉跄着走过去，馆子里的人都以为要打起来了。谁知卫卫嘴唇抖了半天，说出一句丧气的话：“我不和你打架！”用手指指着玻璃橱里的瓶瓶罐罐说：“给我一瓶‘二锅头’，剩下的算小梁还的债。”卫卫虽然不会喝白酒，可也不要那像马尿一样的黄乎乎的还泛着白沫沫的啤酒。看他们一个个那大腹便便的肚皮，就知道让啤酒灌得像猪尿泡。

“卫卫，你还动真的了？”一个已经喝得半醉的年轻人走到卫卫跟前，那脖子脸像正在下蛋的母鸡，“卫卫，你小子尿泡尿照照。告诉你，老子爱小梁爱了这么多年了，都不敢说半个字，没摸过她一个手指头，像敬神一样敬她。你小子竟敢买皮鞋？告诉你吧，你……你，你把那臭皮鞋烧了。他妈的，要还钱还轮不到你，你有几个臭钱？……”

卫卫浑身在发抖，卫卫的眼睛发直了。卫卫站起来，像木偶，怔怔的，更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卫卫的牙齿咬着下嘴唇，下嘴唇流血了；卫卫的手攥着酒瓶，豁口处也流血了。卫卫把酒瓶高高地举起来，卫卫的眼睛冒着金星，酒瓶子和卫卫的手一同砸在饭桌上，发出了像脑袋爆炸的声音。声音很响又很闷，酒瓶里有酒就像脑袋里

有脑浆。

卫卫很晚才回去。卫卫破例在今晚没有看皮鞋一眼就倒在床上沉沉地睡着，像昏死了过去。卫卫第一次去感受睡眠，感受黑暗。卫卫想原来睡着了就是黑暗了，黑暗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月亮、没有了星星，落了叶的树、黑了枝的杈、睡着了的房子和黑了的夜都没有了，扫帚、翻斗车、二子都没有了。夜，不再是黑了，夜睡了。睡觉不只是睡觉，睡觉是黑了。卫卫在黑暗里找夜，因为夜里会有月的。月，夜愈黑，她愈亮，烟火熏不脏她，灰尘也不能污染她，她是浩浩天地间的一面高悬的镜子。她夜夜都出来，不管是帝王、布衣、还是学士、村夫，谁都管不住她。可她今天没有出来。卫卫一直在等她，她会出来的，除非今天没有夜。那高悬的镜子里尽是小梁的情影。

“卫卫，卫卫。”有人敲门，声音很急很气愤。

卫卫睁开眼睛，不是月亮，是太阳，红红的很刺眼。卫卫弄不明白从什么时候起，夜里再不挂月亮了，而出太阳。以后太阳就变成月亮了吗？

卫卫睡过了头。大院里因为没有听见扫帚声，整个乱成一团，并引起了一场不小的灾难，或者叫它风波吧。

婴儿的啼哭声声嘶力竭，他们早饿了，爹娘却没准时醒来弄奶；男人们个个蓬头垢面跑去上班，个个嘴里呼出来的气，烟臭夹杂着隔夜食臭；女人们更是狼狈不堪，被缝子还没扭端正，孩子又拉了，煤气灶上的奶溢出来了，水拨子也找不着了，污水漫得四处都是，别说洗脸，屎尿还在屁股里憋着呢；连鸡叫狗吠母猪哼都凑到一起，因为卫卫的扫帚声不光对男人女人和孩子有效，它操纵着整个大院哩。正像一场交响音乐会，一切都是齐备的，大幕拉开了，却不见了指挥。

“卫卫，你怎么搞的？病了也不提前通知一下？”

“卫卫，你怎么可以随便不上班？今天的工资还要不要？”

“到底不是当兵的，一点组织纪律性也没有。”

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指责、埋怨着卫卫。卫卫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卫卫更加体会到自己的责任太重大了。卫卫不能原谅自己犯

下的滔天大罪，卫卫很难过，他觉得很对不住大家，很没脸见人。卫卫一声一声地给自己说，再不许睡过头了！再不许睡过头了！

卫卫觉得今天的太阳很毒，是个热天，今天的风很大，会不会下雷阵雨啊？卫卫觉得自己很热，有很多的劲发不出来。卫卫觉得扫帚很沉，前边头上的毛已经磨光了，身上扎的绳子太多了，得换把新的了。

这一天卫卫扫了三遍马路。

三

终于有一天，小梁回来了。小梁已不是往日的小梁。

小梁是从前线回来的功臣，小梁是荣立了一等功的大功臣。小梁是英模报告团里唯一的一个女人。

十几辆小轿车、面包车从大门口进来，沿着“井”字型马路走了一圈，一字儿停在礼堂门口。礼堂布置得庄重辉煌。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蓝天下，一排排彩旗迎风招展，红布白字的横幅醒目地挂在礼堂门面上端：“向英雄们学习！向英雄们致敬！”还有一些标语口号在大院四周的墙壁上恭敬地张贴着：“欢迎我们的英雄小梁回娘家！”“预祝小梁报告成功！”“祝愿小梁永远像鲜花一样美丽无比！”青松、铁树等大盆景分布在礼堂前庭。乔亚指挥着一群玉兰花样的嫩姑娘怀抱鲜花站在礼堂两边，一看就知道又一批小女兵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地栖落在这棵翠树上了。

全院干部战士都穿着整洁威武的军装，腰间扎着武装带，脚上统一着黑皮鞋或黄解放鞋。政委交代会场注意事项。等报告团的人们都进入会场时，他们才鼓完雷鸣般的掌声，接下来是迅速而有秩序地入场。

“坐下！”政委一声令下。

“哗啦”一阵脆响，全体官兵哗然落座。

他们带表演性质的行动更加说明了要以实际行动向英雄们学习。

雷鸣般的掌声又起，礼堂里不时被热烈的掌声充塞。礼堂盛不

下，掌声就从门窗缝隙里往外流。

卫卫的心里像爬满了成群结队的蚂蚁。蚂蚁拥挤着，喧闹着，碰撞着，嬉戏着，卫卫的心被它们咬扎、挑逗、撩拨得极度不安。卫卫心慌透顶了。卫卫的额头上沁出一层又一层啤酒沫样的汗珠子，把扫把渗湿了，握潮了。扫帚很轻很飘，轻飘得扫不起马路上一片树叶。树叶很倔强，成心不让卫卫扫起来，扫了几次也没有扫走；树叶儿很调皮，好像和卫卫捉迷藏。卫卫很没有耐性，卫卫想对它发火，它打了个旋钻到一辆小车的轱辘底下了。掌声也像蚂蚁，不时被不幸地挤到门缝窗隙外。

“卫卫，过来把这边地毯上的脏东西扫掉。一会儿报告团的同志要从这儿过去。”院务处的王助理叫卫卫。

卫卫起先惊了一下，抬起头，当听明白后就走过去。红地毯从会客室拖出来通向礼堂里的舞台上，就像女子的柔发整齐而耀眼地披在白玉般光洁的脖子上。红地毯很红，腥红腥红；也很厚，棉绒绒的，看上去让人感到很暖和，也很浮躁，很华贵，也很让人敬而远之，让人感到相形之下的渺小、卑微。一些瓜子皮、烟纸灰、果核碴子依附在上而，像桑叶上爬满了蚕茧，很扎眼又很和谐，更显出红地毯的热烈和华贵。卫卫用扫帚轻轻地扫着，动作很轻，很认真。地毯上的脏物很难扫干净，卫卫很卖力，干脆跪在旁边用手去拾，用指甲去挖。

掌声山响，把卫卫震得全身发抖。卫卫听到女人的声音在讲话，那声音像潺潺的泉水有缓有急；那声音像铃铛很动听、很悦耳；那声音像毛毛虫把卫卫的耳膜搔得很舒服，又很痒痒，让人很心慌。台下的观众为那声音又在鼓掌。掌声响过后，那声音又像琴一样流泻出一串串参差不齐的连贯的音符。卫卫想看看那声音从哪里发出，从哪张嘴里发出。卫卫抬了好几次头都没有抬起来，卫卫觉得头像铅球一样沉；抬了好几次眼，眼睑依然格外沉重，像压着两块石头。卫卫想象发出声音的那张嘴会是什么样子。长着嘴的脑袋还能记起那双黑皮鞋吗？卫卫被这念头困惑、撩拨得慌乱不安。

“卫卫，动作快点！报告团要退场了。”

卫卫急忙收起扫帚、簸箕，卫卫躲在礼堂旁边的一棵大树后面，就是小梁打篮球，扔皮鞋时卫卫曾躲过身的那棵石榴树。卫卫在树后看着那条红地毯，检查着自己有没有扫干净。红地毯腥红腥红，没有了瓜子皮、纸屑、烟灰、果壳，显得比刚才更深沉、更华贵了。

卫卫想报告团的人会踩着那地毯过来。卫卫很感谢王助理让他扫地毯。卫卫很满意自己把地毯扫得很干净。

掌声震动。在掌声的巨涛中，报告团的人出来了。卫卫一眼先看见了小梁。小梁胸前挂着一枚军功章，军功章泛着金光，光芒万丈。小梁手里举着鲜花，花儿很艳，把小梁照得更美。小梁的牙齿很白，粒粒赛珍珠，镶在那张调皮的红唇里。那唇不大笑，让两旁的酒窝在跳荡。小梁的眼睛像黑葡萄，亮晶晶、深幽幽的一直在说话，说得两叶柳眉一弯一曲地喜。

卫卫想上前去，卫卫要告诉小梁，那双皮鞋他一直保存着。忽然，卫卫看到了一瓣香蕉皮躲在地毯上，卫卫又吓出了一身冷汗。卫卫对自己很愤怒，卫卫骂自己扫地毯不专心，没有看见这香蕉皮。香蕉皮比瓜子皮大无数倍，香蕉皮很霸道，很不讲道理。卫卫想走过去拾起那香蕉皮，卫卫刚要走过去，来不及了，小梁已走出来了，已走到那香蕉皮跟前了。卫卫想，千万不要踩了香蕉皮，千万！千万！卫卫很着急，要急疯了。卫卫的双手把扫把攥出了汗珠子，卫卫的牙齿咬破了嘴唇，卫卫的心要从喉管里蹦出来了。千万不要踩，小梁！

“哎哟！”小梁惊叫了一声，差点摔倒，被后边的政委扶住了。小梁趔趄了一下，朝旁边瞪了一眼，朝大树，朝大树后的卫卫瞪了一眼。

卫卫知道不用告诉小梁皮鞋的事了。小梁已经看见了他，目光冷冷的，没有表情。卫卫感到自己的心抽动了一下。小梁转过脸，依然和人们谈笑风生，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过。小梁钻进那辆大甲壳虫样的黑轿车里。小梁的车队冒股烟眨眼就不见了。欢送小梁的人群眨眼间也不见了。小梁早忘了卫卫，当然也忘了那双皮鞋，更不会想起那双皮鞋的颜色。广场上只剩下卫卫和那棵老石榴树。